

霍桑
短篇小说精选

[美]纳撒尼尔·霍桑◎著
林之鹤◎译

44

2830

Huo Sang *Chuanjian Xiaoshuo Jingxu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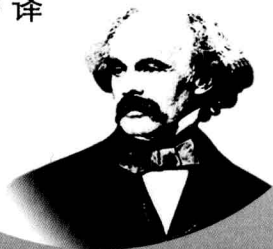
AP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霍桑 短篇小说精选

【美】纳撒尼尔·霍桑◎著

林之鹤◎译



Huo Sang Duanyuan Xiaoshuo Jingxuan

AP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霍桑短篇小说精选/(美)纳撒尼尔·霍桑(Hawthorne,N.)著;
林之鹤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2.1

(外国短篇小说精选)

ISBN 978-7-5396-3716-7

I.①霍… II.①纳… ②林… III.①短篇小说—
作品集—美国—近代 IV.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4086 号

出 版 人:朱寒冬

责任编辑:曾 冰

装帧设计:丁 明 许含章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3533889

印 制: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0551)4391446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12.25 字数:230 千字

版次: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1.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译者序

一个人突然失业，一时工作难寻，生计无着。在这样的时刻，做妻子的，或悄然离去，改攀高枝；或穷争恶吵，恶语相加，弄得丈夫终日长吁短叹，甚至自寻短见、撒手人寰。可是有一个人的妻子则不然，这位贤惠的妻子不仅才貌双全，而且有良好的文学修养，这时不但没有抱怨陷入困境中的丈夫，反而宽慰他说：“你既然不用去上班，岂不是有时间可以安心坐下来，写你早就要写的小说了？”她对丈夫热情鼓励，为他收拾书桌，又为他生火取暖，让他舒适落座，还取来一个小包，拿出她未雨绸缪、辛苦积攒以备急需的一百五十美元——这可供一家几口人两个月的生活开支了。这位贤惠的西方女性就是索菲娅，而她热情助夫的结果便是成就了一位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宗师、重要的小说家——纳撒尼尔·霍桑。

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出生于没落世家，祖辈中有人当过州长，有人参与过清教徒迫害异端的事件，到了他父辈时，家道中落。他的父亲是位有名的船长，病逝海外，留下寡妇和三个孩子。年仅四岁的霍桑只好随母亲来到外公家，之后受教于其貌美才高的母亲以及富有爱心的舅父。当地宗教气氛浓厚，家庭也笼罩在阴郁的宗教氛围之中，

加之九岁伤足,造成终生残疾,这种氛围使霍桑从小就养成了孤僻多疑的性格,幸好他从小就酷爱阅读文学名著。1921年,霍桑就读于波多因学院,结识的好友同学中有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朗费罗、美国第十四任总统富兰克林·皮尔斯和后来投身于海军的布里奇。霍桑在大学时代已开始写作,1850年他的长篇小说《红字》出版后,他一跃成为19世纪美国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

霍桑在短篇小说上的造诣也是很高的,风格独特,文字简洁,富于想象,擅长运用象征和比喻的手法,把人物的感情和情景的描述融合在一起。他的短篇小说取材于新英格兰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他深受加尔文教派的影响,又总想摆脱其影响,于是转向探索人性和命运,着力发掘人物内心世界的善恶,致力于探索人类摆脱“原罪”、净化灵魂的途径,最后把社会矛盾归结为抽象的“恶”。

在《罗杰·马尔文的葬礼》中,年轻的主人公及其岳父与印第安人交战,他们是极少数的幸存者。岳父身负重伤,在岳父的一再催促下,他终于未等岳父咽气就离开了,多年后又误杀了自己的儿子,从心灵重压下得以解脱。

《牧师的黑面纱》向人们揭示了人人皆有隐秘的罪恶,诸如自私、野心、虚荣和仇恨等。这篇小说描写了一位素有威望的牧师有一天突然戴上了黑面纱,教民见后颇觉阴森恐怖,无不敬而远之。这黑面纱象征着藏匿自身的罪恶隐私。

《胎记》写的是:年轻的科学家爱尔默认为,妻子脸上的胎记是“凡人的不完善”的明显象征。他一再提出将它去掉,到头来反而断送了贤淑貌美的妻子的性命。

在《美的艺术家》里,具有艺术家气质和造诣的能工巧匠欧文,在一段时期内夜以继日、劳心伤神,终于研制出一种机械装置——能够展翅飞

翔的蝴蝶。这只翩翩起舞的蝴蝶凝聚着这位追求美、创造美的艺术家的智慧、想象力、敏感和灵魂。

《韦克菲尔德》描述主人公韦克菲尔德先生弃家出走，在外隐居二十年之久的心路历程。

霍桑在他的短篇小说中，运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写、心理分析和象征手法，其作品抒情气息和浪漫格调尤为突出，显得生动逼真，为作品平添了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他那酣畅、细致而精巧的笔触赋予作品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因此，对于“美国浪漫主义文学宗师”的称号，霍桑是当之无愧的。



目 录

Contents



001

戴维·斯旺

008

空洒相思泪

015

韦克菲尔德

025

胎记

044

牧师的黑面纱

058

一个有志的青年来客

067

雪孩

083

罗杰·马尔文的葬礼

103

美的艺术家

129

小伙子古德曼·布朗

144

欢乐山的五月柱

157

拉帕齐尼的女儿

戴维·斯旺



我们不可能全部熟悉那些影响我们一生道路和最终命运的事件。还有数不清的事件——如果可以称之为事件的话——来到离我们近在咫尺的地方，可是却从我们身边滑过，没有什么实际结果，甚至也没有折射出任何光亮，或是将阴影投射到我们的心上。要是我们能够了解自己命运的起伏变化，那么人生中就会有太多的希望和惧怕，会有太多的狂喜和失望，而让我们得不到哪怕是一个钟头的真正的平静。这种想法可以用戴维·斯旺的一段秘史来加以说明。

在我们发现戴维·斯旺之前，我们与他并无瓜葛。直到他二十岁那年，在从他的故乡通往波士顿的公路上我们才见到了他。那时他的叔叔在波士顿，是个食品杂货行业的小经商户，收留戴维做个店员。这里，我们不妨提一下，他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父母都是值得尊敬的人。他上过普通学校，最后一年在吉尔曼顿学校接受传统教育^①。在一个夏日，日出时分他就起来赶路，一直走到接近中午。他走累了，加上气温越来越高，他便做出决定：一见到阴凉的地方就停下来，等候驿站马车到来。很快前方

^① 当时，在美国的一些地方，少数学校给富家子弟在毕业前夕提供社交礼仪方面的教育。

就出现了一个小枫树林,似乎是特地为他长在那里的。树丛中间有一个令人高兴的幽深之处,还有那么一股清新的、汨汨流淌的泉水,似乎从来不为别的徒步旅行者而专为戴维·斯旺发出晶莹的光泽。不管这股泉水是否有人碰过,他用干裂的嘴唇舔了舔泉水,然后就在泉边躺下来,头枕在用一块条纹棉纱手帕包着几件衬衫和一条裤子的包袱上。太阳光射不到他的身上,昨天下了一场大雨,路上没有灰尘扬起,对这个年轻人来说,这张长满青草的床比羽绒床都要舒服呢。泉水在他身旁催人入眠似的喃喃低语,树枝在他头顶上方的碧空里梦幻般地轻轻摇曳,于是戴维·斯旺进入深度睡眠之中,或许在酣睡之中还做着美梦哩。但是,我们所要叙述的事件却是他没有梦到过的。

树荫下,他睡得正香的时候,别的人却完全醒着,来来往往。他们有步行,有的骑马,有的乘着各种车辆,沿着金光闪闪的道路,从他的“卧室”旁边经过。有些人没有左顾右盼,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在那儿;有些人只是向那个方向扫上一眼,他们忙于思索,无暇顾及这个沉睡的人;有些人看到他睡得那么香,都哈哈地笑了;还有几个人满腹轻蔑,就把那过多的恶意倾注到戴维·斯旺头上。一个中年寡妇,在附近无人的时候,把头稍微伸进那个幽静的地方,发誓似的说这个年轻人睡着时看上去够迷人的。一个宣传禁酒的人看到戴维,就把可怜的他当做酩酊大醉之人倒在路旁的可怕例子,编进他晚上宣讲的讲稿里。但是,指责、表扬、逗乐、轻蔑、漠视对戴维·斯旺来说都是一码事,或者确切地说都不在话下。

他还没有睡上多大一会儿,突然间,一辆由两匹骏马拉着的褐色双轮马车迅速而平稳地驶过来,就在戴维休憩地的对面不远处停了下来。一个控制车轮的楔子掉了,一个轮子滑脱出来。马车受损并不严重,但也引起乘这辆马车回波士顿的老商人和他的妻子一阵惊慌。在车把势和一个



仆人重新安装车轮时,这位太太和她的先生来到枫树丛中避开阳光,在那里他们见到那个淙淙流淌的清泉,还见到戴维·斯旺睡在泉边。一个最卑微的熟睡者通常会在他的四周散发出令人敬畏的气息,受到这种影响,商人在痛风病许可的情况下轻轻地走着,他的妻子也尽量不让丝绸长裙发出瑟瑟声响,以免戴维被惊醒而猛地跳起来。

“他睡得多么香啊!”先生小声地说,“他轻松的呼吸是多么深长啊!对我来说,这种不需要任何安眠药的熟睡比我的一半收入都更有价值,因为这就意味着健康和坦然的心境。”

“除此之外,还意味着青春,”太太说,“健康和心境坦然的老人也不会睡得这么熟。我们睡着和醒着的时候都和他不一样。”

他们看得越久,对这个素不相识的青年就越感兴趣。对于这个青年来说,道路旁边的枫树林荫就像一个秘密的居室,花缎般的绿叶帷幕的浓荫笼罩在他的上方。这位太太发现透过枝叶缝隙射进的一束阳光照到他的脸上,就设法把一个树枝扭转到一旁,以便遮住光线。做了这样一件善举之后,她便觉得自己像是他的母亲了。

“似乎是天意把他安置在这儿的,”她对丈夫耳语道,“把我们也带到这儿来,让我们在对表哥的儿子失望之后发现了他。我认为我能看出他和我们死去的亨利相像。我们喊醒他怎么样?”

“因为什么目的呢?”这位经商的先生犹豫地说,“我们对这个青年的性格一点儿都不了解啊。”

“那脸庞上的神态是多么坦然啊!”太太以同样平和的语气说,不过挺认真的,“这样无忧无虑的睡眠!”

就在他们互相低声耳语的时候,熟睡的人心脏并不在剧烈跳动,呼吸也没有变得急促,脸上也没有显露出丝毫感兴趣的表情。不过,时运之神正向他弯下身来,准备让一担黄金落到他的肩头。这个上了年纪的商人

失去了他的独子，除了一个远亲之外，他挣得的产业没有别的继承人，而他对这个远亲的行为并不满意。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有时会干出比魔术师的行为更为奇怪的事来——要去唤醒一个生活在贫困之中的熟睡的年轻人，让他显赫起来。

“我们就不喊醒他了吗？”太太再一次劝说道。

“先生，马车修好了。”身后的仆人说。

老夫妇吃了一惊，脸一下子变得通红，便匆匆忙忙地离开了，互相都觉得奇怪：他们怎么会做出这样一件极其荒唐的事情来。商人在马车里猛地往后一靠，满脑子都在考虑建一座豪华的救济院，收容那些在生意场上时运不济的人。与此同时，戴维·斯旺还在享受他的午休哩。

马车离开之后还没有超过一两英里远，突然，一位面姿姣好的姑娘飘然而至，显然，她那颗讨人喜欢的心跳得很欢畅。也许正是这种欢快的步子使得她吊袜带上的结子松开了——这样说无妨吧？意识到丝袜带——要是丝质的话——正在松开，她转向一旁来到枫树丛中的隐蔽之处，就在这儿她发现一个年轻人睡在泉水旁！她竟然进到一位男士的卧室里，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她羞得红云飞上面颊，脸蛋就像红玫瑰一样，她准备轻手轻脚地悄然离去。但是危险正逼近这个熟睡者，一只像魔怪似的黄蜂在他头上盘旋，嗡嗡地叫个不停，时而飞到叶丛中间，时而掠过条条光带，时而消失在朦胧的幽暗之处，直到最终它就要停到戴维·斯旺的眼睑上了。黄蜂的一刺有时是会致命的。姑娘天真无邪，胸怀又那么坦荡，于是她用自己的手帕去扑打这个入侵者，狠狠地将它扇向一边去，最后总算把它从那片树荫下赶走了。多么甜美的画面啊！这件见义勇为的事情干完之后，她的呼吸加快了，脸也变得越发红了。她向年轻的陌生人偷偷地瞥了一眼，为了他，她曾一直跟空中的那条“飞龙”进行着战斗。



“他长得真帅！”她心里想着，而面颊灿若桃花，更加绯红了。

他心中怎么竟然会没有一个火热的天赐之福的美梦，以自身的力量把自己冲得粉碎，让他在睡梦中也看到这位姑娘呢？为什么就没有哪怕一丝欢迎的笑容显现在他的脸上呢？按照那个古老而美丽的传说，这位少女的灵魂是从他的灵魂中游离出来的，这位少女是他在所有模糊但又热烈的憧憬中渴求遇见的。她已经来到他的身边，唯有她才是他的一片痴心，唯有他才会进入她的心田。此刻，她的形象在他身旁的泉水中淡淡地映出差怯的红光。羞怯的红光要是离去了，那么这一形象的快乐光辉就再也不会照到他的一生了。

“他睡得多么熟啊！”姑娘喃喃自语。

她离开了，然而沿着这条路走时，步子不像她来的时候那么轻盈了。

这位姑娘的父亲是附近这一带生意兴隆的商人，碰巧就在这个时候，他正在物色像戴维·斯旺这样的年轻人。要是戴维能和这位商人的女儿在路边相识，他就会成为她父亲的职员，其他的一切就自然会相继而来。因此，在这里，好运气——最好的运气——又一次悄然走近了他，她的衣裙与他擦身而过，而他对这件事却一无所知。

姑娘的身影几乎还没有完全消失，突然，两个男子汉撇开大路转到枫树下。这两个人面色黝黑，布帽子歪戴在头上，扣到眉毛上面。他们身穿破衣烂衫，可是式样还挺时髦。这是两个恶棍，他们是靠无恶不作来混日子的家伙，现在在干别的坏事之前，先来到树下，考虑用下一个罪恶行径来获得赃款以作为赌注。但是，一发现戴维在泉边熟睡，一个流氓就对他的同伙小声说：“嘘！你见到他头下面的包袱了吗？”

另外一个恶棍点点头，递了个眼色，斜视了一眼。

“我来跟你赌一杯白兰地，”头一个恶棍说，“那个小伙子在几件衬衫

里要么有只皮夹子,要么有笔可观的零钱。要是不在那里,我们也会在他的裤子口袋里找到的。”

“他要是醒了怎么办?”另一个说。

他的同伴把自己的西装背心扔到一边,指着匕首的把柄,点了点头。

“就这样干吧!”第二个恶棍咕哝了一句。

他们来到了浑然不觉的戴维身边,就在一个家伙将匕首对准他的心脏的时候,另一个开始翻他头下的包袱。他们的两张面孔都是冷酷无情的样子,满是皱纹,因为犯罪和提心吊胆而变得煞白。他们猫着腰盯着他们的受害者,那样子看上去可怕极了,要是戴维突然醒来,一定会误认为他们是魔鬼。不但如此,要是这两个恶棍向旁边的泉水瞅上一眼,就连他们自己也难认出水中映出的是他们本人。但是戴维却显出从来没有过的平静的面容,甚至比他在妈妈怀里入睡时的面容还要平静。

“我得把包袱拿走。”一个恶棍低声说。

“他要是动一动,我就揍他。”另一个恶棍咕哝了一声。

可是,就在这当儿,有一条狗在地面上一路嗅着,走到枫树丛下。它交替地盯着这两个坏人,然后又望望那个安睡的人,接着就舐着泉水喝了起来。

“呸!”一个恶棍说,“我们现在什么也干不了啦,这条狗的主人一定就紧跟在后面。”

握住匕首的家伙把凶器愤愤地往怀里猛地一塞,接着抽出来一支放在口袋里的手枪,不过不是那种一发射就能致人于死地的玩意儿,而是装着酒的长颈瓶子,有一个螺丝口的锡制平底酒杯拧在瓶口上。每个恶棍都得意地喝上几口,便离开了这个地方,边走还边开一连串的玩笑,还对他们没干成的坏事大笑起来,可以说他们在用他们的方式庆贺。没过几个钟头,他们就把这件事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却一点也没有想到,记录之



神已经把他们的昧着良心蓄意谋杀的罪恶记载下去，永远也抹杀不掉。至于戴维·斯旺，他还安安静静地睡在那里，既没有意识到死亡的阴影曾经一度笼罩在他的身上，也没有感到死亡的阴影离去后获得新生的喜悦。

他还在睡着，但是已经不像一开始那样睡得那么踏实了。一个钟头的酣睡，赶走了长时间旅途劳顿给他那富有弹性的躯体带来的疲惫。这时他动了动——他的嘴唇无声地动了动——他低声地开始对中午梦中的幽灵说起话来。不过，一阵车轮辘辘的嘈杂声沿着道路传来，而且越来越响，直到最后把戴维的睡意的迷雾驱散了——来了一辆驿站马车。他完全清醒了，一下子跳起身来。

“喂，车把势，带个人行吗？”

“车顶上有空！”车把势回答说。

戴维爬上去了，车子迅速向波士顿欢快而平稳地驶去，对梦幻般变化的清泉没有好好瞥上告别的一眼。他既不了解曾把金光投到泉上的财神化身，也不知道曾一度对着汨汨流淌的水流低声叹息的爱神化身，更不清楚曾企图以他的鲜血染红泉水的死神化身——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他躺下来睡觉的短短一个钟头之内。无论是熟睡还是醒着，我们都听不见几乎要发生的奇事那轻捷而飘忽的脚步声。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尽管会有一些料想不到的事件不断地突然横在我们面前，但是总会有足够的可供遵循的规律预示事件即将发生，这难道不足以说明有主宰一切的天意存在吗？

空洒相思泪



这里要讲的故事,是在一个家庭里发生的一些简单事件。或许有人会认为这些事件隔了这么长时间,没有必要再重新提起了。但是在百年以前,这件事在海湾省的重要港口里,曾经被传得沸沸扬扬,挺让人感兴趣的。那是个秋雨连绵的黄昏,在一幢小楼的二楼客厅里,家具简单,陈设朴素,与主人的中产阶级身份十分相称,可是也有一些稀有的舶来品小玩意,还有几件印第安人制作的精美物品陈列在那里,都作为客厅里的点缀。这些细节,权当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的开场白。

两个年轻貌美的女人一块儿坐在壁炉旁,带着同样的哀伤。不久前,她们俩才分别与这家的两兄弟完婚,成为新娘。这两兄弟一个是海员,另一个是没有出过海的人。一连两天,噩耗接连传来:兄弟俩一个死于加拿大的战争,一个死于大西洋上的风暴。相继传来的死讯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同情,吊唁的客人络绎不绝地来到刚成为寡妇的两妯娌的住所。包括一位牧师在内的几个人,一直待到傍晚,一个个引用了《圣经》中的话语来安慰这两位未亡人,这样就给这两妯娌带来更多的涟涟泪水。后来,吊唁的客人离去,回到各自气氛较为愉快的家庭里去了。这两位痛失亲人的人,虽然对于朋友们的好意很是感激,不过还是希望客人们离开,好让她们俩待在一起。在家庭生活中,这一对妯娌本来就亲密无间,眼下都痛



失亲人,就更加团结了,各自都觉得在极度悲伤时所能接受的安慰总能在另一个人的心中产生共鸣。她俩彼此心意一致,往往同时暗暗饮泣。不过,经过一个钟头的十分伤心的哭泣之后,两妯娌的感情受到温柔、持重的影响,其中一个性格并不那么经不起挫折,于是回忆起有关逆来顺受的格言。这些格言是由于她笃信宗教而学到的,当时并没有想到要派什么用场。再说,她是首先得到不幸的消息的,也应该首先排遣那哀伤的情绪,免得让这种情绪一直妨碍自己操持家务。于是她在壁炉前摆好餐桌,放上家常饭菜,然后握住姻妹的一只手。

“来吧,最亲爱的妹妹,今天到现在,你还没有吃一点东西哩。”她说,“站起来,算我求你了,让我们恳求上帝赐福给我们食物吧。”

她的姻妹是一个心肠火热、性格急躁的人,一听到不幸的消息,她就悲痛欲绝,呼天抢地,痛哭不已。这时,她害怕听到嫂子玛丽说这样的话,如同受伤的人害怕有人用手再碰伤口一样。

“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任何幸福让我祈求了,我也不准备再去祈求了!”玛格丽特再一次涕泪滂沱地说,“只是希望上帝永远不让我进食好了!”

不过,就在她说这些生硬的话语时,她自己都发起抖来,然后,在玛丽的劝慰下,她才慢慢地恢复常态。时间在逝去,她们平时晚上休息的时间到了。两个兄弟和两位新娘喜结良缘的时候,家中微薄的收入也仅能将就地维持生计,所以为节省开支,他们得住在一起,合用一个客厅,分别享有与客厅毗连的两间卧室。此时两位新寡,在壁炉里就要熄灭的余火上盖上柴灰,把一盏还点着的灯放在炉子上,然后就分别回自己的卧室去了。两间卧室的门都没有关,这样每间卧室的一部分以及卧室里的床,又因为床帷没有拉,所以从另一间卧室都可以看见。妯娌两人并没有马上进入梦乡。玛丽体会到默默承受悲痛会引起的后果,很快便暂时忘记哀

伤,进入梦境。可是,玛格丽特却随着夜深而越发激动。她躺在床上,听着单调的淅淅沥沥的雨声。一阵阵冲动一次又一次让她从枕上抬起头来,望望玛丽的卧室和中间的客厅。油灯发出惨淡的寒光,将家具的影子定定地投射到墙上,只是在灯火偶尔闪一下时,那些影子才摇曳一下。两把扶手椅面对面地摆放在灯台的两边,作为两家之主的两位年轻的兄弟,曾经总是带着微笑而庄重的神态端坐在那里。在这两把扶手椅的旁边还摆放着两把较低的椅子,是这个小小王国中的两个宝座,在这两个宝座上,他和玛丽以缠绵的情意行使过爱情获准的权力。曾几何时,让人觉得舒适、愉快的炉火与这幸福的境地相映生辉,而现在,这盏油灯的惨淡寒光只适合夫妻的生死重逢。就在玛格丽特哀叹命运悲苦的时候,她听到有人在敲通向大街的门。

“要是昨天听到敲门声,我的心会跳得多么厉害啊!”她思忖着,回想起长期以来她曾经怎样殷切地盼望得到丈夫的信息,“现在我不会去理会了,让他们离开吧,我才不会起来开门呢。”

可是,纵然她有着孩子气的烦恼,她的呼吸还是变得急促了,于是她侧耳细听是否再有敲门声。要确信终身伴侣故去是很难的。这时,又传来缓慢而有节奏的敲门声,还伴随着说话的声音,穿过几堵墙隐隐约约地传过来。玛格丽特望望姻姐的房间——她还在熟睡。玛格丽特从床上坐起来,然后下了床,简单地穿上衣服。此刻,她的心既恐惧不安又热切期盼,这种喜忧参半的情绪让她全身不禁颤抖起来。

“上苍保佑我!”她边说边叹了口气,“我再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不过我还是感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胆怯。”

她从炉台上端起油灯,急急忙忙地走到可以俯视大门的窗口。她推开有铰链开关的花格窗,把头略微伸到窗外潮湿的空气中。一只灯笼把房子的正面映得通红,灯光消失在不远处的一摊摊水洼中,而黑黢黢的夜